

評《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帝國、酷兒時間、置疑同志主體

劉文（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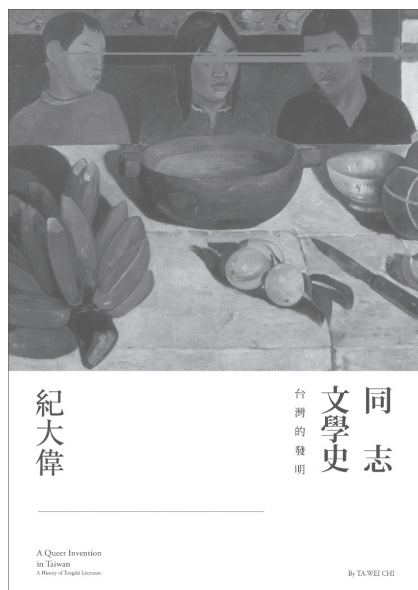
書名：《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作者：紀大偉

出版年：2017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圖一：《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書封



資料來源：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提供

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是對於一九九〇年代起，台灣同志文學有規模性產出與現身後，一個完整歷史化與理論化的遲來著作。本書不僅提到所謂同志文學八〇和九〇的「經典」，比如白先勇的《孽子》或邱妙津的《鱷魚手記》，更將時間線拉長至整整一甲子，爬梳了三個主要歷史時期：一、冷戰前時期（二十世紀初至一九四〇年）；二、冷戰時期（一九五〇年後）；三、後冷戰時期（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這樣對於年代的「巨觀」與有別以往將同志文學定義為解嚴後產物的「逆時間回返」，透露了作者對於「酷兒時間觀」理論框架的關注，試圖解構同志文學與同志公共運動共生的線性時間發展假設，以及在時期分類上強調「冷戰」對於台灣國族與同志文學關係疆界設定的重要性。¹筆者認為，《同志文學史》最重要的貢獻，即是本書對於台灣同志文學在時間性上的「修復式閱讀」，和界定同志主體與台灣國族意識的共同建構。²

在第一章的緒論，作者強調同志文學史為一種「弱勢歷史」，如此的書寫視角，便是主張歷史化的過程並非僅僅客觀保存文學史料，而是主動介入主流論述與史觀所忽略甚或抹滅的同志文學視角。《同志文學史》中，我認為作者所挑戰的「霸權」包括：一、形成「台灣主體性」所必須面對並抗衡的帝國（日、美、中）史觀；二、異性戀霸權及同性戀正典化之下的時間價值觀；三、「同志主體」的既有疆界與定義。這三種作者所置疑的霸權貫穿全書，形成「台灣同志文學史」介入集體公共記憶的施力點，並建立將同志文學作為一種酷兒知

1 「酷兒時間觀」原文為 queer temporalities，著作可參考 Dinshaw et al.（2007）。

2 「修復式閱讀」原文為 reparative reading，來自 Eve Kosofsky Sedgwick（2003）對於酷兒理論框架下容易產生過度分析與超定論「偏執傾向」之批判。在此筆者用來詮釋作者解構主流同志文學史既定分析套路的一種酷兒閱讀方法。

識生產的方法學。我將從這三個不同的霸權翻轉介入點來討論此書與酷兒理論、台灣同志歷史和同志運動的重要性。

一、抗衡帝國：台灣的製造

《同志文學史》的英文書名 *A Queer Intervention in Taiwan* 確立了台灣同志文學的地緣性，以及同志和「queer」在台灣脈絡中交錯共構的可能。作者在書中破題直論：「同志文學史是一種台灣土產」（紀大偉，2017: 70）。即便與台灣有密切殖民關係的大國日、美、中提供了不同的語境與脈絡——比如日本在二十世紀初的「同性愛」，或西方醫療病理脈絡的「同性戀」，被台灣作者挪用並共同促成了台灣同志文學史的可能——都不能被完全複製來解釋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生成。這裡的「queer」不僅指非異性戀正典的情慾，也涵括種種性別語境的跨國翻譯、改寫、並取代原先意義的本土化和變種過程。語詞本身的「真實性」並不在歷史分析的考量，重點是轉譯過程中產生的「翻譯遭遇」（紀大偉，2017: 345）。當跨國語詞介入當地的公共領域，也必定產生新的意義。例如台灣早期將 AIDS 寫成「愛死病」、之後改作「愛滋病」的譯法（相較於中國的「艾滋病」），作者認為即受到當時美國媒體大幅度的「性恐慌」影響（紀大偉，2017: 344）。「台灣的發明」不僅代表著同志文學史在台灣的獨特性，更代表著語言和符號跨越國界而產生的本土後果。在這般酷兒架構中，同志不是橫跨歷史不變的遺物，亦非跨國霸權下的單一詮釋，而是不斷被轉譯和再建構的過程，也因此在台灣脈絡中，有其獨特的歷史及主體。

二、酷兒時間觀：台灣同志的美國時間與愛滋危機的修復式閱讀

書寫歷史必定也需要納入對於「未來」的分析。在英語系國家，由於近代同志權利高漲，同志的人生進程被酷兒學者批判為越來越趨近「同性戀正典化」，也就是被異性戀的體制所同化，同志開始進入婚姻制度，以及成家立業的「成功人生進程」。「酷兒時間觀」作為一個理論介入早期同志研究對於線性式時間的美好未來展望，在這個自由主義的框架下，同志被刻畫為一個從黑暗、壓迫的歷史中走向光明、自由明日的主體。Heather Love 與 Lee Edelman 等酷兒學者批判同志研究中對於這項歷史詮釋的窄化，導致將不符合主流敘事的歷史排除在外。作者以酷兒時間觀為視角，重新爬梳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種種可能：提出「美國時間」在一九五〇年代後對於台灣同志主體性的影響，並重新閱讀「愛滋危機」造成的衝擊；兩者都置疑了「解嚴」與同志文學發展的單一必然性。

作者在書中處理的「美國時間」，並非純粹關於美國同志文化對於小國的單方向「輸出」，而是本土同志文學如何借用美國的同志符號再呈現台灣同志主體，甚至批判「美國夢」的虛幻及其所帶來的實質傷害。以白先勇的《孽子》和叢甦的《想飛》為例，（男）同志的情慾藉由風行於美國戰後的場所與社交文化，例如西式咖啡室，來建立「內在美國」，也以台灣同志在海外留學的經歷，凸顯因種族與階級的社會不平等而幻滅的美國夢。這些「美國時間」與台灣同志主體碰撞出的「時差」，提醒了美國酷兒學者經常將美國的同志時空視為理所當然，而鮮少討論小國的同志主體「朝向美國邁進的傾向」（紀大偉，2017: 217）等課題。在此，時間觀也帶入主體位於不同空間

的轉化，尤其是「國家規模」之於同志書寫的影響。「美國時間」因此並非帝國現代性加諸於小國的單向複製，而代表了小國同志的時空慾望流動，與他們內化並重新詮釋「美國」作為一個時空概念的主體性。

另外，作者使用對於愛滋危機的「修復式閱讀」來拆解兩個關於台灣同志文學的慣常說法：「九〇年代是台灣同志文學的黃金時期」和「解嚴之後，同志文學興盛」。作者認為，相對於解嚴時期的「開放」，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愛滋帶來的悲痛，反而才是促使同志文學盛行的原因。跟隨愛滋與台灣同志文學的足跡，作者強調，愛滋在解嚴前即帶來了「國外」與「國內」同志的主體區隔性，比如在朱天文的短篇小說〈世紀末的華麗〉中，外國出現愛滋，導致台灣男女同志主體的自我重新定位，男孩們不顧一切承認自己的同性戀傾向，女孩卻憑藉放棄中性服飾來撇清自己與同性戀的連結。愛滋帶來的並非一味的恐懼或拒絕，而是在本土更多樣主體性的再造與呈現。

三、置疑同志主體：同志文學的疆界

在抗衡帝國與酷兒時間觀之外，《同志文學史》所處理的，即是定義「同志文學」的疆界，這也不免涉及「同志主體」本身的定義。作者在第一章即破題寫道：「同性戀像鬼」（紀大偉，2017：38）——即使沒有「目睹」同志本人，也會感受到「妖氣」。因此，書寫同志文學史，並不能依賴主流對於同志主體或情慾的想像，而須納入書中主人翁如何感到「心裡有鬼」。換句話說，同志文學不該只被界定為有「清晰同志認同主體」的文體，或作者本身為「出櫃同志」的文體，也該包含非典型異性戀情慾「氛圍」的作品。如此鬆綁的疆界，

使得作者能夠容納主流同志定義中經常被忽略的主體，例如雙性戀、宛如女同志的關係、近代具爭議的「BL 文學」、BDSM 次文化、跨性別、原住民同志，以及詩中經常難以歸類的曖昧主體。作者採用「主體效果」（紀大偉，2017: 83）這個概念作為書寫同志文學的一個方法，不執著於主體的真實性，而強調讀者是否能看見或感受到同志主體為史觀的重心。

作者筆下同志的「無主體」（紀大偉，2017: 85），正好對應著本書所著重的「台灣主體」，讓國族與性別的關係，從以往被「大中華」華語文體設限的作品中重新獲得安置，也使得「同志文學史」能被建構為一種「台灣的發明」，而非只是中國文學或英美文學的分支。在後記〈中國在哪裡〉，作者提到中國在同志文學史的一種「無主體」狀態。這個現象並非因為中國不存在，而是冷戰時期同志文學中的「中華民國」被與「中國」劃上等號。冷戰後全球資本主義盛行，即使「台灣人和中國人是兩種人」的意識受到正視，在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影響下，中國藉由「華語」這個曖昧的框架，同時搭著中、港、台三地而「到處流溢」（紀大偉，2017: 453）。相較於抗衡帝國及酷兒時間觀的歷史整理，作者對於這種種「無主體」同志的書寫，並非本書理論化的重點。但重新置疑傳統脈絡對於同志主體的定義，使得同志主體離開依附已久的「華人」國族框架，打開了弱勢主體在情慾面被納入同志文學史的其他可能性。

最後，筆者認為《同志文學史》的重要貢獻，是為書寫與研究台灣同志文學提供一個理論化的方法架構，強調「同志」、「文學」與「歷史」和權力抗衡的不可分割性。「同志文學史」如何介入冷戰與國族議題，也因此有了更脈絡化與批判性的探討。延續此書，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同志文學書寫，將有更多的空間去析論各種非情慾為

主的弱勢「無主體」，是如何持續挑戰同志文學的疆界並介入公共的同志議題。流動的主體定義，也能進而挑戰在此書中暫被鞏固的「台灣同志文學史」的守備領域。特別是在右派宗教勢力於全球盛興的當下，文學中的「美國時間」是否仍有其曾經的現代性效應？又或者，當今不僅僅「被看見」也「無所不在」的中國，如何與台灣同志主體做區隔？本書所勾勒出的三大概念：帝國、酷兒時間觀，與對於同志主體的置疑，筆者認為，都值得作為這些當下同志書寫緊迫議題的批判理論架構。

參考文獻

紀大偉 (2017)《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新北：聯經。

Dinshaw, Carolyn, Lee Edelman, Roderick A. Ferguson, Carla Freccero, Elizabeth Freeman, Jack Halberstam, Annamarie Jagose, Christopher Nealon, and Tan Hoang Nguyen (2007) Theorizing queer temporalities: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Queer temporalities: A special issue: 177-195.

Sedgwick, Eve Kosofsky (2003) Paranoid reading and reparative reading, or, you're so paranoid, you probably think this essay is about you. In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pp. 123-152).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簡介

劉文，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系助理教授，畢業於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批判社會心理所。專長領域為酷兒理論、跨國女性主義、亞裔美國政治、批判心理學與情感研究。近期研究計畫以酷兒、離散和情感理論來探討「亞裔」在跨國資本主義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盛行下的新型主體性。專業教授課程包含同志研究、女性主義與交織性、酷兒情感研究和跨國性／別研究。

〈聯絡方式〉

Email: wliu2@albany.edu